

十四

这鸡肠小巷里的老房子楼上，从窗户里望出去，可以看见一片片瓦顶，歪歪斜斜，相互连接，没个尽头。还可以望见两个屋脊之间冒起的小阁楼的窗户，窗户下的屋瓦上晒着鞋。这小房间里放了一张硬木的雕花架子床，挂着蚊帐，一个镶着圆镜子的红木衣柜，窗口放了张藤靠椅，门边上还有一条凳子。她让我同她在这窄条凳上坐下，房里几乎就没有可以走动的地方。我同她前一天晚上才认识，在一位记者朋友家里，我们一起抽烟、喝酒，聊天，说到有关性的玩笑，她也毫不避讳，在这小山城里，显得很新潮。后来谈到我这事情，我那位朋友便说，这事需要女人家作向导。她答应得很爽快，果然领我来了。

她在我耳边窃窃说着本地方言，急切告诫我：“她来了你要请香，请香还要下跪三叩头，这些规矩你可要做的啊。”那声调和举止全都还原为本地的女人家了。同她挨着，挤在又短又窄的条凳上，我顿时觉得很不是滋味，像是在这小县城里有了个私通的女人，这里人人又都相识，就只能到这种地方来偷情。我闻到了一种腌菜的酸臭味。可这房里一尘不染，连那当中一小块地板都擦得露出了木头的本色，门板后面也贴的是干干净净的糊墙纸，这房里就没有放腌菜罐子的地方。

她头发碰着我的脸，凑在耳边说：

“来了！”

先进来的是一位刚过中年的胖妇人，跟着进来了一位老女人。胖妇人解下围裙，掸了掸衣衫，那衣衫虽然洗褪了色，却也干净。她刚从楼下做完饭上来。后进来的那瘦小的老女人朝我们点了点头，我这位女友便立刻提醒我：

“你跟她去。”

我起身跟随她到楼梯边上，她拉开一扇不显眼的小门，进去了。里面是一间极小的房间，只放了一张桌子，设了个香案，供着太上老君，光华大帝和观世音菩萨的牌位，案下上供着糕点，水果，清水和酒。板壁上下挂了许多红布做成的镶着黑边或黄色犬牙的旗帜，都写着求吉利祛灾祸的话。阳光从屋顶上一片明瓦透了进来，一柱点燃的香烟在光柱中冉冉上升，造成一种禁声的气氛，我也才明白我这位女友为什么一进房里便在我耳边私语。老女人从香案下面的格档里取出一扎黄裱纸包着的线香，我便按照我那位女友预先的嘱咐，立即塞给她一元钱，接过香来，在她用火柴点燃的纸帽子上再把香烧着，双手握住，跪到香案前的蒲团上，着实拜了三拜。老女人朝我抿了一下瘪嘴，表明赞许我这份虔诚，接过香去，分成三束，插进香炉里。

回到房里，胖女人已经收拾停当，端坐在藤靠椅上，垂着眼皮，通神的灵姑看来是她。老女人坐在另一头的床沿，同她低声说了几句话，转而便向我这位女友问我的生辰八字，我说了我阳历的生日，阴历的日子记不清了，但可以推算。老女人又问我出生的时辰，我说我父母双亡，已无从知道。那老女人显得非常为难，同灵姑又低声商量。灵姑说了一句什么，我明白那意思是说不要紧的。然后，她双手放在膝盖上，闭目静坐。她背后窗外屋瓦上落下

一只鸽子，咕咕打鸣，颈脖子上一圈闪着紫色光泽的羽毛蓬松起来，我自然明白那是只公鸽子在发情。这灵姑突然倒抽一口气，鸽子飞走了。

我看见屋瓦总有种惆怅，披鳞含接的屋瓦总唤起我童年的记忆，我想到了雨天，雨天屋角的蜘蛛网上沾着透亮的水珠，在风中哆嗦，就又联想到我不知道为什么来到这世界上，屋瓦有一种魔力，能削弱人，让人无法振作。我有点想哭，可我已经不会哭了。

灵姑又哽咽了一声，想必是神灵附体。她不断打噎，排除胃气。她居然有那么胃气可以排除，我就止不住也想打噎。可我没有敢打，只哽噎在胸口，怕败坏了她的情绪，误认为我特地来同她捣蛋，拿她开心。我确实诚心诚意，尽管我并不真信。她止不住噎打越频繁，全身开始抽搐，也不像故意做作。她身上这种自发的抽搐，我想也许是静坐时气功的效应，浑身直颤，手指突然指向空中，也就是说，冲我而来。可她眼睛依然紧闭，十指张开，十指中的两个食指，又都分明冲着我。背后是板壁，我无处可退，只得挺直了腰杆。我没敢看我那位女朋友，她肯定比我更加恭敬，尽管她来是陪我算命。藤靠椅在这胖女人身躯的摇晃下叽咕叽咕不断出声，她语义含糊念着咒语，说的大概是王母娘娘天地君亲神灵的灵筒屋里一棵松足踏天轮地轮牛鬼蛇神统统打杀百无禁忌，她越说越快，越来越急促，这确实要一番功夫，我相信她已经入境了。老女人耳朵凑近她，听完，沉下脸对我说：

“你这人流年不利，可要当心啊！”

“她说，你遇到了白虎星！”

我听说白虎指的是一种非常性感的女人，一旦被缠住，便难以解脱。我倒巴不得有被这种女人纠缠的福气，问题是能否逃脱厄运。老女人摇摇头说：

“你这险境难得逃脱了。”

我看来不是个幸运的人，也似乎没有过十分幸运的事。我盼望的总实现不了，不指望的倒屡屡出现。这一生中总劫数不断，也有过同女人的纠纷和烦恼，对了，也受到过威胁，倒并不一定来自女人。我同谁其实也没有实实在在的利害冲突，我不知道我妨碍过谁，只希望人也别妨碍我。

“你眼前就有大灾大难，你被小人包围了，”老女人又说。

我也知道小人是什么东西，《道藏》中就有过描述，这些叫三尸的赤身裸体的小人平时寄生在人的身体里，躲在咽喉下，吃人的唾液，还专等人打盹的时候偷上天庭，向上帝报告人的罪行。

老女人还说有眼中流血的恶人要惩治我，我就是烧香还愿也难逃脱。

胖女人已经从藤椅上滑坐到地上，在地板上打滚，怪不得地板都擦得这么干净，我即刻又觉得我这思想不洁才招致她的诅咒。而她还就诅咒我，说包围我的白虎达九头之多。

“那我还有救吗？”我望着她问。

她口吐白沫，眼白翻出，神情可怕，多半是自己对自己实行催眠，已经进入歇斯底里状态。房里没有地方足够她滚，身体都碰到我的脚。我连忙抽回脚，站了起来，望着这女人疯狂滚动的肥胖的身躯，不由得有种恐惧，不知是对自己命运的恐惧还是被她诅咒得害怕了，我花钱戏弄她终究会得到惩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有时候也确实令人惧怕。

灵姑还不断喃喃，我转而问那老女人是什么意思。她只摇头不再解说了。我就看见脚下这堆肥胖的身躯抽搐着，渐渐弓起了背，又慢慢收缩在藤椅脚下，像一头受伤了的动物。人其实就是这么种动物，受了伤害会特别凶狠，这不是东西的人让人畏惧的又是人的颠狂，人一旦颠狂了就被绞杀在自己的颠狂里，我想。

她长长舒了口气，声音在喉管里含糊滚动，又有些像野兽的呻吟。她依然闭着眼睛，随后摸索着站了起来，老女人赶忙上前去扶，帮她在藤椅上坐下。我相信她确实歇斯底里发作了一通。

她的感觉并不错，我来寻开心，她就该报复，诅咒我的命运。倒是陪同我来的这位女友甚为着急，同老太婆商量，问能不能替我做一个会，为我烧香还愿。老女人又问灵姑，灵姑含糊糊说了些什么，依旧闭着眼睛。老女人便解释说：

“灵姑说了，你这会也做不好的。”

“我多买些香烛呢？”我问。

我这位女友便问老女人要多少钱？老女人说二十元。我想无非等于请朋友上饭馆吃顿饭，更何况为的是我自己，立刻答应了。老女人又同灵姑商量了一会，回答我说：

“做也做不好的。”

“那我就没法逃脱厄运了？”我问。

老女人把我这话也传达过去，灵姑又嘀咕了一句，老女人说：

“那就要看啊。”

看什么？看我的虔诚？

窗外传来鸽子的打鸣声，我想那只公鸽子一定跳到了母鸽子身上。我也还是得不到宽恕的。